

四書題鏡

四書題鏡

會講諸子參 楊張 昂立庭

茗上汪鯉鰲雲川纂述

男

皓松眉孫 詒孫苞豐公校

受業門人訂 姪

齡大年

下孟

告子四章

告子以氣爲性而厲肆其說生。謂性句是告子論性宗旨杞柳之喻以人性本無仁義也而又病其說之偏于惡故又有湍水之喻然又以孟子未喻其意遂以立論之本旨言之曰生之謂性而食色章卽生之謂也四章俱自立論不是問語須扼生之謂性以貫串前後此擊中而首尾皆應之法也。孟子其其爲之說而以爲戕賊甚其決之說而以爲搏激甚其生之說而以爲大生其其內外之說而以爲白馬白人一爭順逆一爭常變一爭理氣異同一爭心境內外辨生之數處只闢倒便休不曾說盡道理而性之爲自然爲不任爲理一殊爲很心生色雖不能深言而理自明矣。

杞柳章

此告子以氣爲論性孟子詰其說而究其害焉病根全在爲字下以戕賊二字

換他爲字。是見爲字之謬。因其失而甚之。亦闢那一說。性卽仁義。仁義卽性。此孟子言性必言仁義之旨。原是以理爲性。而非如告子之以氣爲性也。然孟子尙不屑與之正言其理。但闢其爲字之非。而止。而其意已明。交自可先揭出發論。易墨不言性。而以爲我兼愛一害。仁一害。義其禍猶顯。言性而以戕賊不害天仁義其禍甚隱。尤不可不闢。

杞柳節

分性與仁義而論其必出于爲上二句。且虛說開說見性生于天。義成于人是岐性與義而二之也。下二句方實說合說。見人性本無仁義。是強性與仁義而一之也。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須從性出。義從義出。仁脫卸方有法。彼看人性原無義。惟爲之而後有義。兼有月。

性猶句

以性爲塊然之質。蠢蠢之物。故喻以杞柳。凡降衷秉彜等語。切勿入告子口中。註釋性爲天理。非告子所言之性也。小註云告子只認氣爲性。是斷出告子病根。不可便將知覺運動四字硬插入告子口中。時講每多犯此。反與杞柳之喻通不去。蓋杞柳非有知覺運動者也。但亦須照生之謂性發論。或從性閑合到杞柳。或從杞柳閑合到性。維是告子宗旨。

猶義句

性中渺無所有而忽有義須從性出義不必添仁字當如新安上脫一仁字之解若一節題又不妨存疑以義字該仁字之說若因不言仁字謂即伏義外意恐未然發猶杯捲多說到矯揉以致犯下

以人二句

正喻雖是兩截然須夾寫方見二句題法又須擒定爲字發論方無上一句通用語以字爲字但着乃爲字一說是後起之功分外之事註矯揉二字尚須留在下文若直說如何矯揉則告子已自露破綻不待孟子辯駁矣

子能節

上四句是闡其立論之非下二句是究其貽害之大上四句語意緊緊一直說下問虛難處緊破他一爲字語意重在人性不待戕賊上下二句言人皆以仁義非性乃本有暴之棄之而不肯爲以仁義爲害性之物畏之憚之而不肯爲便是爲仁義之禍此解爲順曰禍仁義是倒裝法

子能二句

此非兩詰之詞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只是疏說他爲字將他爲字疏明下如將二句方好卽其言而難之

子能一句

欲以戕賊二字破他爲字先以順字襯出戕賊二字語氣側注下句須將順字爲字說得不可合併則能乎字語氣自出。題只單語物性題前或可跟接人性入題又說人性卽犯下

湍水章

此言性有定辭告子以善惡皆由于使然孟子言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使然未定體而本然爲定體也人無有不善句通章之要破首節無分之說全在此末節可使爲不善是言不善非性之本體正見性之無不善言本然之定體非以惡與善相對也通章皆以水說蓋卽告子所喻之水以曉之以物理明性理也

湍水節

全要摹寫無定體意首句虛中二句只申湍水末二句正說性猶湍水

決諸二句

決字卽上章爲字下節使字意俱告子口氣輕撇兩決字急在兩則字須說得兩字其活條又條西毫無定向東者可西西者可東絕無常形

無常形

以上下換東西二字便已折倒東西雖可轉移上下却自一定則性有善無不善斷斷不可移易人性四句以下足上雖是一意不是疊牀人性二句是渾說個性善下二句是決斷說性無不善正重善字下重無有不字且上二句串下下二句平行須分別得四句清楚

人性二句

告子謂性猶杞柳孟子謂性不曰杞柳告子謂性猶水孟子謂性不必不猶水但為分別出來謂猶此不猶彼耳此一猶字正與告子二猶字緊緊對針

今夫節

天下無不善之性各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言即有不善之人必無不善之才去之使然非性之本然正見性無不善不是為不善人分解也勢字從使字翻出使字從轉勢二字勘出揶揄字就他決字而甚之過賴在山就他東西二字極言之與前章以戕賊其善為子同一機鋒其仍即水以為言者尤易明耳

其性句

言性為人之所造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如此說方乾淨停妥此句語意最難活脫若云其性不善亦猶是似與無不善相悖若云其性為不善亦猶是似

又混告子可爲不善之說須云其仁義之性爲物欲所溺亦猶本下之水爲搏激所使耳。利欲大而依然是善如搏激過而依然就下須卽就爲惡之時說出其性原來實不善來纔妙。

生之章

此見氣可以言性。告子以生言性其誤在此。孟子詰其混人物于無辨亦只就其說而窮之。但詰其同而未與深言其所以異。所以總註補說作文須揭出發論。朱子云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同而理異。氣之異者人得正氣而物之氣昏也。理之異者人得全理而物之理偏也。氣全而理亦全。氣偏而理亦偏。蓋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條辨云告子不但不知性固是理。所亦不知。朱子或問謂告子未嘗知其爲氣質也。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蓋類亦謂人物本同氣質有異可見人之知覺靈物之知覺春人之運動精物之運動粗。生亦未嘗異也。故孟子只就氣質上折辨而并未與他言理云云。然惟其氣異是以理異。卽氣異以辨理異。題理方說得盡。

生之句

心有知覺身有運動此指生存之生不僅指生初之生饒氏云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者是氣活底物事本意只指人說下文乃詰其混人物于無辨耳在告子口中止說人勿說物之謂乃直率語言即生即性何用深求其宜然得然在之謂二字下孟子堅其說而窮之亦在之謂一字有物有則形色天性孟子亦何嘗不以生言性但孟子是即氣見理字是舍理言氣

猶白節

孟子已有末節一段外意而先白之說詰之再即白之類重詰之白羽四句連絡說只申說白之謂白耳總欲探其生同性同而堅其說今不得遁而後破之也上章是其說而折之使無可解此堅其說而折之使無可逃破其端有此一法一以爲然是隨口漫應之辭再以爲然是轉移不得之辭猶白句言生之外無可以說性猶白之外無可以說白也註凡物之白無別意當于白羽四句內貼中爲愛勿便貼在猶白之謂白句註凡有生者同性意當是下節云云此節亦不宜貼入。條辨云白只是形氣其所以爲白羽白雪白玉者其中自有理在即現成形氣已自不同不待辨其所以異之理也而告子既以爲然則不明于白之形氣矣故下節正就形氣之異見其性之必有異也

白羽四句

上只運言白之謂白以起折之之端此又就其說而敷衍之見白之質不同列
出條件交須滾發合做照上白之謂白照註白者同謂之白則白羽白雪白王
二字當連說下四白字方是人云白之諸說以上白字作稱許看非也論本吳
因之

白之白

上已說過此是趨下虛縮體不可粘滯若填寫白雪何與于題須得覆迷口氣
然則節

此因論白而轉及之既討出兩然字便緊接上然字折他須辭貼然則二字口
氣緊頂白之形氣無分而言見白之形氣無分則人物亦無分四句一氣滾說
混同之意歸結人之性句方得折口氣犬性猶牛性句只帶過以起下蓋此
節不重犬牛無別只重夫牛不與人無別觀註不分大牛之不同可見牛
性順犬性守即犬牛之性尚且不同而況于人人爲萬物之靈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獨與物異性善之旨即從此可惜但以知覺運動之氣謂性豈是演論

食色章

此辨義外之非就論長而屢語之全在長之者義字句折得極明白下二節不
過因字強辨而通其所明通章只辨義外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後以衣

辨長從食字。生養食色彼所明長彼所蔽都是偏言起論辨個義之非外至
食色之非性與仁義之一理俱未與論及。告子以性爲止于食色其言性既
粗故言仁義亦粗所謂仁內亦指愛欲而言把心之德德字愛之理理字都無
了見解已粗謬但內字猶近似至外義尤謬彼但粗見得事之宜一邊故獨就
心之制邊折之若知義之非外則仁義同員于性離仁非義離義非仁仁之不
止于甘食悅色亦見卽性之不止于食色亦明則食色之非性不待辨而自破
矣。首節告子論性而外義中一節因告子明義外之說卽其意而闢之重長
之首句末二節因告子執義外之說因其明而通之重嗜炙亦有外句告子論
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但看來上半截告子認長者爲義故孟
子與言長之者爲義下半截告子畧認長之者爲義而仍連長之亦說在外猶
不知長之之出于心故孟子與言長之者之出于心則上半不得遽露心矣
直至末句出方有次第而兩番鋒鏑對亦不至登床架屋論本金仍直較
時無更有其次。仁義一理卽性之所以爲性孟子雖不與言文將此正大道
理明提在前入題後自然勢如破竹

食色節

首句跟生之謂性來知食色之美卽知覺甘之悅之卽運動仁內四句又限食

色性也。悟出須推開泛說，不心結定。食色看下文以愛弟長楚長爲仁內義外，可見不再指食色也。由甘之悅之之念而推之而見仁生于內，由可甘可悅之物而推之而見義存乎外。首句不甚重，只引起下四句。下四句口氣雖平，但告子盡意不盡。內仁全是以仁內夾義外，須重義外二句註學者二句，非其本意所重。仁在孟子最認得，凡經傳內仁義正解俱勿于告子口中用。

可以節

以義爲外則所謂仁內者亦祇以甘食悅色爲內而非以天理爲內矣。但孟子正不必攻食色爲性之誣而獨與辨仁內義外之妄，然問意須側重在義仁內只帶及之，不是件仁內而詰之也。其答義外先借長以明義，復借白以形長，長與白俱指人言，玩猶字自以彼爲二句爲主，故調之外指義而言，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白也。

彼長句

口氣全重彼長二字，雖有我長之三字，只輕輕撇過。告子全將義字貼在長者身上，卽孟子所云長者義乎句意條辨云我長之只道是個年長者而已，並無敬長之意，下則以校非有長于我也。若將我長者作告子亦知敬長，便非

白馬節

分而截着孟子先有未二句之辨而先以白馬四句辨其以白喻長之非見長之異不如白之同後以未二句辨其彼長而我長之非見長者非義而長之者爲義上四句意輕只起下二句末二句單就長人上問他在內在外不兼馬說註雖從上直下但本文見字自須另轉方醒故上文長馬長入不同內雖有長人宜將誠敬之心意而不必卽用入講卽且謂二句亦勿遽露心字必至末節着次纔出心字若此處只說破見字告子當不復有下文一段辨駁只須淺淺提清謂義不在長者身上而在心者身上足矣且謂二字是詰問口氣放在告子口中說兩者字分得清則兩平字自折得倒

白馬四句

白馬二字輕只以白之無異形起長之不能無異來下白字是自色上白字是補端長放此

五
第
一

告子再申義外之說借內形外將仁來伴說須有主客二段勿平重悅字作主
字看秦人楚人大槩言疎遠之人不必拘一時解謂仍是彼長而我長句話頭
作看來亦自不同前竟認長者爲義故劈頭說個彼長幫帶過而長之三字此
旣聞孟子長者長之者之辨已畧認長之者是義矣故連說長楚長長吾長都

猶我去長之說已將長者義平句撇開緊承長之者句說來矣但猶認長之者
四人觸發終不能自主畢竟與仁不同是究未知長之者之出于心也須與彼
長而我長二句分出層次方是論本金例直

秦人之弟

須從弟字轉出秦人不可從秦人拖出弟字此不易之法以將秦人之弟說得
大異于吾弟則不愛二字不必吸而自到矣

秦節

卽著我而辨長以次比長以耆之之心比長之心是因耆次卽甘食說色之
類皆于所信爲在內者故以此爲長之之例以曉之首三句照長楚人二句說
來然則句照以長爲悅二句說來今此醒本言兩亦字上二句仍是依告予長
楚長二句語意而例意之然則句六將本意反跌明白次在外而耆在內長在
外而長之之心在內上重耆人與吾字未却重在耆字時解亦謂此卽長之
耆義句之意看來亦自不同下是以義字屬長之者身上說此以義屬長之者
之心說至此方可說出心字耆之出于心可見長之出于心長之旣出于心而
義之非外自見借出喚醒極緊論出似直。未須繼云義旣非外則仁旣非外
仁義非外則性固善而食色非性明矣

老物句

領起天物二字將魯秦人二句與長楚人二句緊收在亦有然字內以起下不在外意物字指然字指魯之同亦字對上長之同長有同情人固然味有同者物亦然也

然則句

然則是折辨口氣不直疑詞也元承上以長為在外來方折得然則二字出亦字亦醒有外作在外自妥口如在在外則將謂吾之耆矣非吾耆也是秦人之耆矣也可不可也則將謂吾之敬長非吾敬也是楚人之敬長也可不可也則又將謂秦人之耆矣即可以當吾之耆之也耆之均不在吾也可不可也則又將謂楚人之長長即可以當吾之長長也長之均不在吾也可不可也此數翻語意靈妙

孟章

上章就長之二字辨義外此就敬長二字辨義外行吾敬三字已盡義內大旨下制久斷見之宜者惟吾制冬夏之宜亦惟吾吾字極重敬是吾行是吾所謂由中出也孟子兩執已見俱以敬因人轉而外夫義是單拈敬字而拋却吾字者也孟子公都各伸其說俱以敬由中出而發明義之在內是認定吾字而聯看

敬字者也。吳因之云：說着在吾，則義內說着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總須重頓五字以醒由中之旨。方與季子在外非由內意緊緊反對着。拋却由中出之意，而但云此章妙于因時，似與季子外義意不能緊對。○首二節一頭，鄉人二節是因其難而請孟子之說，末節復因其難而申孟子之意，可對發。

孟子二節

孟子闢告子外義。季子公都皆孰聞之一，仍是享子之說。一能詁孟子長之者，句意而發行吾敬之論，以決其爲內玩故，謂一字分明指着季子上下節，兩謂字俱指孟子，不是反論。

鄉人節

敬長因人而異。鄉人伯兄之辨，然長吾長楚之論，把敬與酌都看作外面虛文，全是拋吾字而單論敬字。此是所敬之人在外，故有此饒舌。○所敬在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可見敬由人轉義，原不在我也。果字根告子義外之說來，有確信其不違意外字，本就義說而註，亦就敬說。蓋敬長之心不由中，則義非由內矣。

所敬二句

二句須串說見敬以長而移在此，在彼毫無一定，方得不能自主意分明而下。

在外意已透。○吳因之云。此與下節俱以鄉人伯兄並言。而重在鄉人之醜。有以穢奪之。是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外。故此二句與下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貫。下不可平。○條辨云。此即從彼長而我長之發揮出來。但告子泛泛言長就外。而同處說。率子分別彼此就外面不同處說。此告子之說却深一層。未可混同看。

公都子節

看上所敬所長。公都子便可將之。我之因時制宜。意折他而惜未之及也。公都子亦明有吾意。在意中。而一時不能折其辨。非必析義之未精也。孟子即以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名就鄉人伯兄之說。而即釋以鄉人在賓。德亦自明白。但孟子却要從公都子口中逼出在位故也。求然後亦以在位故也。接之又醒快。而不費力。故代他問答。只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敬叔二句是倣其謙敬之間。為只二句是倣他誰先之問。彼將曰。敬叔父則與敬兄之說無異。彼將曰。敬弟則與先酌之說無異。豈有惡在一。問發其在位之旨。以歸到庸敬二句耳。

惡在句

既敬弟則所謂敬叔父者安在。正欲窮敬弟之由也。語與下弟在尸位句緊接。

在位二句

借彼之辭爲吾之辭因彼之說屈彼之說若分發便呆板少精神須合發互翻使彼將子亦四字膠粘一片方是同辭而決神理○尸位在西南之間賓位在西北之間敬弟之故猶之敬鄉人之故敬鄉人之故不殊敬弟之故互証益明豈待煩而解○吳因之云上在位句雖指弟須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下在位句雖指鄉人須歸重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不可易但此已透下庸與斯須意本固只借敬弟之故以明敬鄉人之故

庸敬二句

季子把敬與長看得內外判然○子將庸敬還他所敬二字斯須敬易他所具二字總見莫非根心之敬但有久暫之異耳非所敬由中而所長卽不由中也重讀兩敬字則義內便見○帶之于彼于此各有所宜權衡由我非徒因人爲轉移也正發明吾字之意亦正解明所敬在比二句意註補因時由中意極明白但須留在下節冬夏二句發透此尚宜合暑暑先說明季子必無疑矣○庸敬之在兄鄉人不得而易之亦猶庸敬之在叔父弟不得而混之也敬兄一如敬叔之當敬鄉人一如敬弟之暫須應上說